

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學刊

Annals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編委會 編輯

第八集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學刊

Annals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編委會 編輯

第八集

商務印書館

2013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 第八集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編委會編輯. —北京 : 商務印書館, 2013

ISBN 978-7-100-09748-2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國歷史—古代史—研究—叢刊 IV. ①K220.7 - 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06343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OSHUJIEXUANYUANLISHIYANJIUSUOKUAKAN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編委會 編輯

第八集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市鬆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748-2

2013年11月第1版 開本 787×1092 1/16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35³/4

定價：75.00元

所刊編委會名單

(按姓氏筆畫為序)

卜憲群 王育成 王震中 宋鎮豪 吳玉貴 余太山
定宜莊 陳祖武 張海燕 黃正建 彭 衛 萬 明
楊 珍 楊振紅 樓 勁

主 編：陳祖武

副 主 編：卜憲群

執行編輯：樓 劲 張 彤

目 次

先周譜系試探	羅琨(1)
三晉器銘辨偽與紀年銅戈的類型	蘇輝(17)
西周春秋的用鼎制度研究	邵蓓(29)
戰國秦漢時期的盜鑄錢和盜鑄組織	[日]柿沼陽平(65)
秦漢三國時代疾病初考	彭衛(83)
從湖南省郴州蘇仙橋遺址 J10 出土的晉簡 看西晉上計制度	戴衛紅(155)
“塞種”釋名	余太山(175)
魏晉子學的傳播與流行及相關問題	樓勁(183)
理想與現實：碑誌所見唐代的武將形象	劉琴麗(221)
“卒哭”小考	吳麗娛(247)
試論元初救時行道的士風和文風	劉中玉(273)
明代九邊督撫制度	趙現海(301)
明代宣大地區城堡的職能與分佈	孫靖國(371)
《抱樸子》明代版本研究	高原樂(421)
晚明經世類書編纂的實用追求 ——以馮琦(公元 1558—1603 年)《經濟類編》爲中心	解揚(445)
清初程朱理學與西學關係考察	朱昌榮(473)
清入關後宮廷滿洲典禮文化的再塑造	邱源媛(493)
中國古代都城城市形態研究評述	成一農(541)

CONTENTS

A Study on the Genealogy of the King(s) of the Zhou State before 1100 BC	Luo Kun(1)
A Study of the Types of Bronze Ge of Three Jin and the Forge Distinguishing	Su Hui(17)
Research on the Ding(鼎)System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hao Bei(29)
Counterfeit Currencies and Counterfeiter Organization in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Periods	[Japan] Kakinuma Yohel(65)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isease of the Han Dynasty	Peng Wei(83)
Research on the Shangji(上計) System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Based on the Wooden Tablets Unearthed at J10 Site of Suxianqiao in Chenzhou of Hunan Province	Dai Weihong(155)
The Name “Sacae”	Yu Taishan(175)
The Popularity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and Related issue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Lou Jin(183)
Ideal and Reality: the image of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seen from the inscriptions and epitaph in the	

Tang Dynasty	Liu Qinli(221)
A Survey of <i>zuku</i> (卒哭): the rite of ending lament over the demise of parents at any time	Wu Liyu(247)
The Intellectual Spirit and Literary Style of <i>Jiushixingdao</i> (救時行道)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Liu Zhongyu(273)
A Study on the <i>Xunfu</i> (巡撫) System and <i>Zongdu</i> (總督) System in the Nine Frontier Fortifica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Zhao Xianhai(301)
Function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Castles in Xuan-Da Region of the Ming Empire	Sun Jingguo(371)
A Study on the Ming Versions of <i>Bao Pu Zi</i>	Gao Yuanle(421)
The Pursuit of Practical Usage in Compiling Encyclopedia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Seen from the Case of <i>Jingji Leibian</i> (經濟類編)	Xie Yang(445)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Zhu Changrong(473)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Manchu Court Rituals and Ceremony Culture after 1644 ...	Qiu Yuanyuan(493)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ncient Capital City Form	Cheng Yinong(541)

先周譜系試探

羅 琪

內容提要：口耳相傳的譜系是傳說時代的古族歷史的重要載體，探索先周歷史文化對先周譜系梳理不可或缺，但後世文獻記載的先周譜系多有缺環，而引起紛紜衆說，借助商史研究方法，可將先周譜系分為四大階段：最早是以古公亶父為代表的“古公”時代，歷史上曾有將古公亶父和太王亶父混為一人之說，但傳世文獻中還可見二者合二為一進程中的某些蛛絲馬迹，剝離混淆，可知古公亶父代表了處於原始氏族社會階段的周人先世。始於弃，下及不窩、鞠等的“先公遠祖”，社會發展處於氏族社會向國家過渡的階段，絕對年代約當虞、夏之時。始於公劉的“先公近祖”，周人已經建立了國家，祖先譜系的缺環漸次減少，絕對年代約當商時，到了武丁前後，周作為一個方國已發展成一支商王朝不可小視的力量。周人“追尊之先王”包括太王亶父、王季、文王，早已進入成文歷史時期，年代相當商代晚期的康武文至乙辛，是為滅商並取而代之奠定基礎的階段。

關鍵詞：先周 譜系 古公 弃 公劉

2004年以來周原考古取得了重大進展，隨着西周早期史料的日益豐富，也為探索先周文化乃至歷史創造了條件。探索先周歷史文化，通過田野考古發掘，對獲得的第一手資料進行整理研究是基礎，而對於相關文獻記載的重新梳理認識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沒有文字記載歷史的時代，古族的歷史首先是記載於口耳相傳的譜系中，再就是著名人物、重大事件的傳說中，所以探索周人先世的歷史，需要首先梳理其先世的譜系。對此，前人多有研究，不同說法也不少。流傳最廣的是《史記·周本紀》，記錄先周譜系共十五世，為：

始祖弃—子不窩—子鞠—子公劉—子慶節—子皇僕—子差弗—子毀隃—子公非—子高圉—子亞圉—子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父—季歷—子昌。

時代更早的還有先秦史籍《世本》，但古《世本》已亡於南宋，今僅存清人的輯本。《秦嘉謨輯補本》主要依據《尚書·湯誥·正義》作：

周后稷，名弃，帝嚳子，封於邰。后稷生不窩，不窩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榆，毀榆生公非辟方，公非辟方生高圉侯侔，高圉侯侔生亞圉雲都，亞圉雲都生太公組紺諸蓋，太公組紺諸蓋生太公亶父，太公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文王昌。

張澍粹集補注本的“周譜”主要依據《酒誥·疏》、《史記索隱》等，按語梳理了先周譜系，援引前人研究成果，論《世本》所載弃以下先周世系實為十九世，當作：

不窩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榆，毀榆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生侯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立，生叔組紺，是為祖類，祖類生諸蓋，是為太公，生亶父，是為古公泰王。

雷學淇校輯本按語認為《史記》拘於《國語》十五王之說，謂自弃為后稷，歷夏商千有餘年，至文王止十有五君，不合情理，是因為《史記》多疏漏，以不窩為棄親子，公非後更脫去辟方三世^①，則《世本》所載的世系應讀為十八世。張澍粹集補注本的按語還涉及詩《小戎圖》，援引前人之說，認為將“公叔祖類諸蓋”分解為三人的做法不妥，但近世仍有將其略加改易，提出“二十一世說”，如周鴻翔《商殷帝王本紀·夏商周帝系比較表》，列出先周世系：

弃—不窩—鞠—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榆—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蓋—公叔祖類—古公亶父—太伯、虞仲、季歷—昌—發。

此外，近人還提出曾見三十一世的先周譜系，並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②

儘管周人先世的譜系流傳下來的有很多缺失，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今天對古代社會認識的基礎上，已經可以對先周譜系及一些代表性人物所標識的歷史時代加以梳理。在傳統史學中，一般將周人譜系分為先公（自弃至太公）、先王（太王以下）兩部份，以下將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以前，分古公時代、先公遠祖、先公近祖和追尊之先王四段，作一些探討。

① 參見宋衷注，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商務印書館 1957 年版。

② 張華：《先周世系考》，段德新主編：《周秦文明論叢》第二輯，陝西出版集團三秦出版社 2009 年版。

一、古公時代

《詩·大雅·緜》曾追溯：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這是講遙遠的初民時代，前人的注疏均訓“古公亶父”之“古”為“久也”，釋作“久古之公”，號為亶父者，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當時的生息之地是在“土”至“漆”一帶，今人多認為土即杜，漢之杜陽縣（今麟遊縣西北）；漆即漢之漆縣（今邠縣），古公亶父曾帶領族人遷徙到周原某地的岐山脚下。用今天對原始社會的科學認識可知，“陶復陶穴”說明物質生活還極簡單，“未有家室”則說明尚處於氏族制度的繁榮階段，還沒有出現作為社會細胞的家族，更沒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在這一社會發展階段，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決定了世系雖按女性計算，卻不乏男性的氏族首領，古公亶父當為一位著名氏族領袖，這個名字甚至可能被氏族領袖數世相承，即“陶復陶穴”的古公亶父與“至于岐下”的古公亶父很可能不是一個人，會有數代之隔。而“爰及姜女”意思是偕同姜女一起選擇和建設居地，殷墟卜辭中曾見“王族爰多子族”^①，被“爰”字聯結起的兩個行為主體大體處於對等地位，意味着這次遷往周原，該族仍然處於氏族制度下，即使是出現了母系或父系家族的家族公社，出現了從妻居或從夫居的對偶家庭，氏族制度已經走上下行階段，但社會分化還不明顯，兩性關係基本還是平等的，有不少民族學資料證明人類社會的發展，確實經歷過這樣的階段。

由於《緜》的第三章是讚頌“周原膴膴，堇荼如飴”，並敘述了太王卜居和營建王都的過程，但沒有出現行為主體的名號，還由於太王亦號亶父，曾遷岐，法定配偶太姜也出自姜姓，長久以來人們理所當然的認為古公亶父就是太王亶父。雖然歷來的注疏者也發現在內容上第一、二章所述與太王的時代多有不諧之處，但《詩》在上古文獻中屬於“經”，傳統上對於經典只能解釋，不能質疑。《毛詩正義》的鄭氏箋、孔穎達疏都解釋“未有家室”是因為“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或說“其國土未大，人衆不多，未敢有其家室”；解釋“爰及姜女”是“遷都自是人君之事，輒言爰及姜女，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雖

^① 《合集》34133。

然很牽強，卻因“疏不破注”的傳統及《詩》的經典地位，而少有質疑者。直到譚戒甫遺作《先周族與周族的遷徙及其社會發展》^①發表，提出周初史事記載的一大錯誤，是把古公亶父和太王亶父混作一人，這個問題才引起注意。

實際上只要稍加認真的梳理一下相關記載及其反映的社會背景，就可以發現古公亶父與太王亶父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時代^②。在傳世文獻中還可以看到二者合二為一進程中的蛛絲馬跡，例如雖然先秦時已發生太王亶父與古公亶父的混淆，但避狄遷岐卻很明確是太王的故事，《孟子·梁惠王下》既有“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又有“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史記·周本紀》雖有古公亶父“踰梁山，止於岐下”之說，《匈奴傳》卻作“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史記》對後世影響很大，宋代的史學著作多已認定古公亶父與太王亶父是一個人，但漢代著作講到避狄遷岐的故事仍常用“太王亶父”的稱謂。《詩·大雅·緜》是一首讚頌太王奠下王業根基的宮廷樂歌，在內容上下及文王，上溯記憶中的初民時代，由於時間的流逝，記憶難免模糊，表述難免有某些含混，從而導致了長久的歷史疑案。

不過，幸運的是《緜》為我們留下“古公亶父”的名字及其社會背景的某些歷史資訊，揭示在他們口耳相傳的歷史中，還保留有對遙遠的氏族制度時代的記憶。這個記憶正好能與保存在先秦文獻中另一個古老傳說相印證，《國語·晉語》記載：“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中國傳統的、審慎的史家曾由此推出黃帝、炎帝是兄弟的結論顯然是誤解，今天，從人類社會肌體發展演化的視角考察這個傳說，可以知道其實是記述了初民時代女兒氏族從母氏族中脫胎而出，成長、發展的歷史。聯繫對於“姜水”地望的考訂，姬姓黃帝族的發祥地“姬水”當距離歷史地理學概念中的“周原”^③不遠，史學界曾有“姬水”即漆水之說。黃帝族的發祥地，也應該是同為姬姓的周人先世活動的地域，他們有共同的“根”，少典、有蟜生黃帝、炎帝傳說涉及的“姬水”與“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這兩個故事在時間、空間上大體一致，可以互相印證，從而證實兩者均為有相當可信性的古史傳說。由此可以判定周人先世就與肥沃的周原有過關聯，更兼太王以前的先祖弃、公劉、高圉都是以發展農業而聞名於世，現在雖然還不知道究竟是周人先世將自己的族名帶到了周原，還是從這片肥沃、宜於發展農耕的土地獲得“周”的族名，但可以知道過去認為太王時先周族才來到周原、始有“周”名，不足徵信。

古公亶父不見於《周本紀》，因為他只是周人先世在記憶中的初民時代的一位代表

① 譚戒甫遺作：《先周族與周族的遷徙及其社會發展》，《文史》第六輯，中華書局 1979 年版。

② 詳見筆者《〈詩〉“至於岐下”的再思考》，《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 年第 3 期。

③ 參見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聯書店 1981 年版。

人物，他不是周王族的自出之祖，在周人譜系中的位置約略近於殷墟卜辭中的高祖夔。帶有若干自然神品格的高祖夔顯然也是商人記憶中初民時代的一位代表人物，由於時代過於久遠，而不見於傳世文獻。

二、先公遠祖

這一歷史時期始於周人的自出之祖“弃”，止於公劉之前，譜系缺失很多，留下名字的除棄外，只有不窩、鞠。

(一) 弃

《周本紀》開篇作“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詩·大雅·生民》則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弃”在周人譜系中的位置同於商“契”，都有感孕而生的傳說，因此一些史學家往往認為他們分別是周、商二族的第一位男性祖先，處於母系向父系的過渡階段。這是一種誤解，因為在私有財產產生以前，母系向父系的過渡是一個自然的過程，第一位男性祖先不一定在歷史上留下名字，弃和契所以留下名字，是因為在古史傳說中他們都有功烈於民，如《國語·魯語》所載“契為司徒而民輯”、“稷勤百穀而山死”分別為周、商二族第一位著名的男性祖先。

他們所處的時代，已經遠遠地超越了母系向父系的過渡，站在了文明的門檻前，《史記·周本紀》記載：“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在中原及其鄰近地區，這正是社會分化加劇，社會肌體複雜化不斷發展，早期國家形成的歷史時期。其基礎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周本紀》載“弃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反映了當時的農業生產已有相當大的發展。對此，《生民》作：

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降嘉種，維秬維秬。維糜維芑。恒之秬秬，是獲是畝。

夏緯瑛解釋“禾役穟穟”是禾谷的行列通達，有利於通風透光。“麻麥幪幪”是說麻和麥

的茂密狀況，大麻和小麥之類作物植株要稠密些，至今仍如此。可見當時已根據禾、麥等作物的不同要求進行播種並注意到植株的疏密。“黍稷重穆，植穉菽麥”中的重、穆、植、穉是農作物品種的大類名稱，是指早熟品種和晚熟品種，或生長期短和生長期長的品種^①。《詩》的描述在文字上可能有所緣飾，還有待考古學檢驗，但《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載“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表明中國古代有兩位代表農業發展不同階段的農神，弃被後世奉爲農神，不是農業發明者的代表，而是能夠“相地之宜”、推動定居農業進一步發展的代表人物，則是可以肯定的。

弃的時代活動地域在扶風、武功一帶，當時中華大地有很多古族生存繁衍，彼此間有不少往來與文化交流，這應是《周本紀》所載帝堯舉弃爲農師，帝舜封弃於邰的歷史背景，相傳^②：

堯遭洪水，人民汎濫，遂高而居。堯聘弃，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術。
三年餘，行人無饑乏之色。乃拜弃爲農師，封之臺，號爲后稷，姓姬氏。

這表明所謂“拜弃爲農師”反映的是在洪水時代，黃土高原上“遂高而居”的先周族的社會生產、生活經驗引起注意，並四下傳播到其他古族中，以弃爲代表的這個古族因此而享有盛譽。

此外，《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今蘆鄉在扶風”。《索隱》注：“蘆”即《詩·生民》曰“有邰家室”的“邰”。《正義》引《括地志》云“故蘆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原祠”。弃的時代先周族活動地域在廣義周原的範圍內，這爲古公亶父時代曾遷周原提供了旁證。

(二) 不窩

《周本紀》有“后稷卒，子不窩立。不窩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窩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關於不窩奔於戎狄，在先秦文獻中，見於《國語·周語上》：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窩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

① 夏緯瑛：《詩經中有關農事章句的解釋》後記，農業出版社 1981 年版。又，王先謙撰《詩三家義集疏》中的《七月》注引毛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穆”；“程瑤田云北方農人皆知辨種之植穉者，分別藏之，以待時雨而播其種之所宜，雨應時則播穆者，雨後時則播植者。”

② 趙暉撰：《吳越春秋·吳太伯傳》，見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關於不窩的時代曾有兩說，一說為《國語》韋昭注，稱“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弃為舜后稷，不窩繼之於夏啓”，“棄，廢也；衰，謂啓子太康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太康失國，不窩失官而去夏遷於邠。此說立足不窩為后稷之子，判定其時代為夏王朝早期。另一說如《路史·後紀·疏仡紀》之“高辛氏”，認為“不窩非稷之子，乃夏末時人”。

雖然不少史籍都信從前一種說法，但後一種說法更有道理。首先，馬驥《繹史·周室始興》錄有上述《周本紀》文，注引“譙周案：《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窩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又歐陽公、洪容齋、羅長源皆辨其非。”不少前人著作中多注意到文獻記載周人先世“世后稷”，表明其代表人物自堯時始，世為稷官，如果僅弃、不窩兩世相繼，難以稱“世后稷”，所以就字面看，不窩——至少是“去夏”而遷於戎狄之間的“不窩”與弃之間的世系當多有缺環，換言之，可以理解為自弃以後有若干世代先周族農業生產的發展是走在前列的。

再從整個夏代歷史看，將“夏后氏政衰”解釋為太康失國也不夠準確。夷羿代夏、寒浞代夏主要是夏后氏在一段時間（一般說為四十年）失去政權，以後還有少康中興，就整體而言，夏王朝前期的發展還處在上升階段。《後漢書·西羌傳》記載西羌各部“王政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雖有“太康失國，四夷背叛”之說，但對於周原地區遭到威脅，即“畎夷入居邠岐之間”，則明確為時當夏代晚期的“后桀之亂”。對於“夏后氏政衰”，文獻多有記載，主要是指夏代晚期，如《國語·周語下》：“昔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史記·夏本紀》：“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叛之”，“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說苑·敬慎》載孔子答魯哀公，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紀，荒淫於樂，沈酗於酒。”《墨子·非攻下》更有“逮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於]國，鶴鳴十餘夕。”這啓示我們所謂“棄稷不務”是統治者拋棄了國家組織生產的職能，更兼無節制的聚斂財富，進一步剝奪了廣大社會成員基本生存所需，導致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國力從盛而衰。而隨著中央王朝的衰落，周邊民族崛起，在關中地區諸族更是隨著彼此力量的消長形成新格局，“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所以先周族被迫離開豐饒的周原，遷往“戎狄之間”當在夏代晚期。

遷徙之地，據《國語》韋昭注“堯封弃於邰，至不窩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回到祖居之地。不過還有一種記載，如《史記·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張守節《正義》已提出“《周本紀》云不窩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類似記載還見於《史記·劉敬列傳》有婁敬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劉向《新序·善謀》，文同。閻若璩認為是韋昭注混淆了不窩“竄於戎狄之間”與公劉遷豳這兩件不同時代的史事^①。不過《詩·大雅·公劉》清

① 見四部備要本《翁注困學記聞·考史》注引“閻按”。

楚地表現出公劉時，先周族力量已經強大起來，遷徙是為了進一步開拓發展的需要，而不是為避亂的被迫遷徙，“公劉避桀居豳”的提法似不夠恰切，更可能因不窩避桀之亂而遷回祖居之地，公劉繼續在豳地發展，也曾有過遷徙之舉，從而發生了混淆。

(三) 鞠

《周本紀》有“不窩卒，子鞠立”。鞠，《世本》稱鞠陶，傳世文獻中未見其事跡。

三、先公近祖

始於公劉，止於太王亶父之前，如果依據《史記》的十五世說，則包括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九世，時代約略相當於商成湯前後至康丁前後。公劉和高圉是這一歷史時期最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這時期的世系可分三段考察。

(一) 公劉

《周本紀》有“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不窩“竄於戎狄”的時代在夏晚期，若按《周本紀》，兩世後的公劉時代約略在夏商之際或商代早期。

《匈奴傳》所謂“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記述了公劉時代的歷史背景和活動舞臺。當時先周族雖與畜牧民族為鄰，卻發揮本族之長，大力發展農業，可能這種地區性分工、交換的發展，對先周族社會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故詩人歌樂思其德”指《詩·大雅·公劉》，詩共六章，集中頌揚了他的歷史功績，第一章講公劉帶領族人努力經營農業、發展生產，“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餚糧，于橐于囊”，做了充分準備，然後“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去開闢新的生產基地和生存空間。第二章講選址的條件和考察的經過，特別指出公劉從者“既庶既繁，既順廼宣”，本人則“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韁琫容刀”，前人注疏皆以為公劉的容刀以玉飾琫、以瑤飾韁，後來被尊為天子之服，即所謂“天子玉琫而瑤韁”^①，可見公劉已是一位金字塔頂端的人物了，但他仍不辭勞苦，“陟則在巘，復降在原”，親自踏勘營立都邑的處所。第三章講京師的營建。

^① 參見王先謙：《公劉》，《詩三家義集疏》卷二二，中華書局1987年版。

第四章講新都建成，宴饗族衆的禮儀“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第五章講規劃耕地、整訓軍旅，“其軍三單”、“徹田爲糧”，建立相關制度。第六章講規劃、建設宮室房舍。《困學紀聞·詩》指出“以公劉之詩考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於此；徹田爲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根據這些記述，可以推斷公劉時，周人已經形成雛形的國家，首領人物開始被尊為“公”，據此可劃為先公近祖的開端。商人的國家產生於上甲之時，絕對年代稍早於周人，但是認為商代前期周人還處在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轉化的階段、經濟生活開始以農業生產為主、還屬於“戎狄”的觀點是不確的。

(二) 慶節至公非

《周本紀》：“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慶節至公非共五世，若加上辟方共六世。此五六世正當高圉之前，今本《紀年》有“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所以慶節至公非（或辟方）大約相當於商大乙至祖乙時期。這一段商王譜系共有七世十四王，其中大丁未立，實為十三王，相形之下，這一段先周族譜系的缺失較先公遠祖階段相對要少一些。

(三) 高圉至公叔祖類

《周本紀》：“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如果參證今本《紀年》，除記載高圉當商祖乙之世外，還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組紺”，表明這一段正相當於商祖乙至祖甲六世之際，或延至第七世的廩辛。而先周族僅留下三世的名號，顯然缺失較多，所以《雷學淇校輯本》認為《史記》多疏漏，慶節以後至文王，盡在殷商之世，當以《世本》、《漢書》為主。

對於《世本》的“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亞圉雲都”，《漢書·古今人表》有“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夷俟（侔），高圉子。亞圉，高圉子。雲都，亞圉弟。公祖，亞圉子。太王亶父，公祖子。”據此，周人譜系在這一段中至少有五王。至於公叔祖類，《史記·周本紀·索隱》引《系本》云：太公組紺諸懿，《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懿，字叔類，號曰太公也。”譚戒甫引陳氏《集證》謂諸懿當為祖類之轉，公叔、太公、公祖是後世子孫追崇其先世之稱。”聯繫《世本》有“太公組紺諸懿生太公亶父”，知太王亶父也曾有太公之稱，所以“祖類”之名在用文字記載下來的時候，或作諸懿、叔類，在譜系中被尊為“公”或“太公”，從而有“公祖類”之稱是有可能的。因此“十八世說”是有道理的，至於將組類、諸懿分為二人的十九世說，以及將“太公組紺諸懿”分解為“公叔祖類”之前三世先公名號的“二十一世說”，證據似嫌不足。

這一時期的高圉是先周族有重要貢獻的一位先公，《國語·魯語上》有：

上甲微能帥契者，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

可見高圉在周人譜系中的地位略當於商人國家的創建者上甲，享有“國之祀典”的報祭，必屬於周人先公中的重要人物。上述記載透露出高圉時代繼續發揚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的傳統，其後亞圉、公非繼續其事業，使該族進入強大發展的時代，並與商王朝發生了密切聯繫，以致在今本《紀年》中，從祖乙至祖甲數次出現“命邠侯”的內容。不過由於文獻不足，高圉“帥稷”的史蹟目前仍屬空白。

不過是在殷墟甲骨刻辭中，尤其是在時當高圉以後的武丁時代的遺存中，多次出現了作為人名、族名、方國名的“周”。簡言之，其事類有以下幾個方面：

1. 進獻美女、巫和貢龜，如“周以嬪”、“周以巫”、“周入十”^①，當為服屬方國“職貢”的一部分，可知武丁時周是服屬於商的。

2. 受命於商王，勤勞王事，卜辭有“乎周”、“勿令周往於𠂇”、“令周乞牛多子”、“[令]周取巫於𠂇”、“貞周山，擒”^②。“山”，是“山王事”的省略句，卜問周是否能勤勞王事，同版是有關田獵的卜辭，所以“擒”可能是問在狩獵中是否能有擒獲。周族的代表人物參與田獵的卜辭還有“周擒犬征麋”、“周弗其擒”、“周弗其擒犬”^③等。在商代，田獵與習戰有密切關係，參與商王組織的大規模田獵活動，透露出周人的族武裝是要納入商王朝封疆警衛系統中的。

3. 有關禍福、疾病的占卜，如“周其ㄓ禍”、“周方弗其有禍”、“周方弗亡禍”^④。商王朝中不僅有周族的代表人物供職于王的左右，還有“婦周”，如“貞帚周”、“甲子卜，貞帚周不征”^⑤。殷墟卜辭中有多婦，是宮中擔任職務的婦女——世婦，張政烺《婦好略說》一文有細緻的考訂^⑥，並且推測多婦的由來有些是被征服者或歸順者世代貢納、供奉王職，身處宮中，有些轉化成為商王的眷屬，從而有生育、疾病等占卜。後一條卜辭同版還有“[丙]寅貞，□周疾征”“甲戌貞，亡疾”，很可能是為同一事的連續占卜，對於婦周患病是否會纏綿不已的反復占卜，已表明婦周不是一般的世婦，聯繫《周易》爻辭中“帝乙歸

① 《合集》1085、5640、3183。

② 《合集》4887、4883、4884、8115、10976。

③ 《合集》14755、《懷特》303。

④ 《合集》8457、8472。

⑤ 《合集》22264、22265。

⑥ 張政烺：《婦好略說》，《考古》1983年第6期。